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I 242

27-3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 编著
恒 鹤等 标校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编著

恒鹤等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 编

恒鹤等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3 印张 13.375 字数 423,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7-5325-1271-1

I·615 平装定价: 3.95 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实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所收东鲁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幅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末墨憨斋主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以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讽”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说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要早于长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是短篇小说的发展。但是，从现存所能见到的材料看，短篇小说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虽然早在宋代，短篇小说已日趋成熟，然而在以后漫长的数百年间，却不见有辉煌的作品问世；不像长篇小说，接连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那样的经典巨著。这种反常的沉闷，直到明朝末年才被打破，而促使改变这种现象的，则首先要推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明崇祯三年(1630)贡生，官福建寿宁知县。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之一，生平著有《古今小说》(一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上三种并称“三言”)，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搜集整理过《挂枝儿》等民间歌曲，并刻有戏曲多种。

《古今小说》是冯梦龙最早问世的话本小说集，全书由四十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其内容同他所撰的其它话本集一样，大致可分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反映婚姻、家庭与爱情的作品，其中积极的主题多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赞同自由恋爱，鞭挞负心人，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充分体现

了社会下层市民的道德观与作者萌芽状态的民主思想。一是揭露官场黑暗，抒发对社会制度不满，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等，对祸国殃民的权奸大恶进行指斥。一是反映社会动乱及其它社会现实，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杨八老越国奇逢》等，描述战争的残酷，同情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此外，尚有写历史人物的《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歌颂纯真的友谊；写神仙佛道的《陈希夷四辞朝命》、《月明和尚度柳翠》等，反映了作者蔑视功名富贵及虚无主义的倾向。

《古今小说》的取材，也与冯梦龙其它话本集相同，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收编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加工，这类作品有《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等。其二是采择列代史传、笔记、戏曲故事敷演成篇，这类作品占大多数，如《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其三是冯梦龙自编故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

以前，研究者对“三言”的价值往往强调所收宋元话本这一部分，认为其风格活泼，较直接地表现了说话艺术的种种面貌。然而，如对“三言”作整体的分析，最有价值的应是冯梦龙所编写创作的那部分。“三言”中所收的宋元话本，作者仅作了个别加工，虽有功于文献的保存，但在冯梦龙以前，洪楹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集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而冯梦龙编写创作的部分，渗透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真实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市民思想意识，开启了文人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的先河，意义更大。

有关本书的艺术特色，前人已经有过纵深的分析，一般都认为全书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语言生动，代表了中国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道：“（墨憨斋）所

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欤异拔心，恫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这段文字，对“三言”的艺术价值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至今仍广泛为人承认。需要补充的是，“三言”最大的特点，是把口头讲唱文学加以案头化，既保存了口头文学的浅俗活泼，又吸收了史传及唐人传奇在修辞上的各种手法，自觉地把纯文学与民间文学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学形式——拟话本，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已逐渐脱离口头创作走向文人创作，从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单这一点，冯梦龙对文学的贡献，就非一般小说作家所能比拟。在他稍后，凌濛初作“二拍”，梦觉道人作《幻影》，金木散人作《鼓掌绝尘》，形成了一个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后世的短篇小说，一般也均以“三言”为鹄的，有的小说，如《三刻醒世恒言》等，或径托名冯梦龙手订，或署冯梦龙评点以迎合读者；而一些选本，如《今古奇观》、《觉世雅言》、《今古传奇》等，所入选作品均以“三言”为主干。由此可见冯梦龙的影响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古今小说》初刊于明天启初，有天许斋刊本。后有衍庆堂刊本，书名题《喻世明言》；映雪斋本，题《七才子书》。这次整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许斋本《古今小说》为底本，参考《今古奇观》有关篇目改正若干误刻字；有些明显错字，径于改正；均不出校，尽量保留原文。整理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指正。

申 孟

1991年11月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絺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

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叙	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4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0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1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鲢媪	61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67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73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78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87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94
第 十 一 卷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	107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14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昇	122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32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38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53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58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65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75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85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93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12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30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37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48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53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61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69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76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85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96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07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15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25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31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39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356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69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80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97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再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又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着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文人罗公

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

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父，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掉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掉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掉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香花筵齐备。那羨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赞喜。

说这新妇是玉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赞，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富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

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